



《寶性論》新譯新解（之三）

程恭讓

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上海大學佛教思想史與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章 如來藏章

第三節 法寶

【新譯】

1、論本偈頌：皈敬法寶

【梵本】

ato buddharatnād dharmaratnaprabhāvaneti tadanantaram
tadadhikṛtya ślokaḥ |

【漢譯】

究竟一乘寶性論法寶品第三

已說佛寶，次明法寶。論曰：依彼佛寶，有真法寶。以是義故，次佛寶後，示現法寶。依彼法寶，故說四偈：¹

【新譯】

在佛寶之後，則是關於法寶的說明。因此，在此佛寶之後緊接著，基於它（法寶），有一個頌文：

【梵本】

yo nāsan na ca san na cāpi sadasan nānyaḥ sato nāsato 'śakyas

1. 梵本記為一個頌文，見下。

tarkayituṃ niruktyapagataḥ pratyātmavedyaḥ śivaḥ |
tasmai dharmadivākārāya vimalajñānāvabhāsatviṣe sarvāraṃbaṇar
āgadoṣatimiravyāghātakartre namaḥ || 9 ||

【漢譯】

非有亦非無，亦復非有無，
亦非即於彼，亦復不離彼。
不可得思量，非聞慧境界，
出離言語道，內心知清涼。
彼真妙法日，清淨無塵垢，
大智慧光明，普照諸世間。
能破諸暘障，覺觀貪瞋癡，
一切煩惱等，故我今敬禮！

【新譯】

若其非無，非有，非亦有亦無，非異於有無，不能被尋思，擺脫語詞的訓詁，是內在證知的，是安寧的，

則我應當皈依它——它是具有離垢智慧的照明、光線，對於一切所緣中的貪著、瞋恨、蒙昧都能實施摧破的法日！（9）

【語體文】

若其非無亦非有，非亦有無非異彼，
不可尋思離訓詞，自內所證而安寧：
則我皈依此法日，擁有離垢智明光，
於諸所緣貪瞋暗，都能實施其摧破！

2、釋論頌釋：法寶具足八德

【梵本】

anena kiṃ darśitaṃ |
acintyādvayaniṣkalpaśuddhiv্যaktivipakṣataḥ |
yo yena ca virāgo 'sau dharmāḥ satyadvilakṣaṇaḥ || 10 ||

【漢譯】

此偈示現何義？偈言：
不思議不二，無分淨現對，
依何得何法，離法二諦相。

【新譯】

問：用這個頌文，是要顯示什麼呢？
答：於是那種離貪，以及是由其而離貪，則是以二諦作為特徵的法。（10）

【語體文】

不思不二離分別，清淨分明及對治，
是彼離貪及由彼，則此是法二諦相。

【梵本】

anena samāsato 'ṣṭābhir guṇaiḥ saṃgrhītaṃ dharmaratnam
udbhāvitam | aṣṭau guṇāḥ katame | acintyatvam advayatā
nirvikalpatā śuddhir abhiv্যaktikaraṇaṃ pratipakṣatā virāgo
virāgahetur iti |

【漢譯】

此偈略明法寶所攝八種功德。何等為八？一者不可思議，二者不二，三者無分別，四者淨，五者顯現，六者對治，七者離果，八者離因。

【新譯】

用這個頌文，顯示了概括而言包涵八種品德的法寶。是指哪八種品德呢？（一）不可思議性，（二）不二性，（三）無分別性，（四）清淨，（五）分明，（六）對治性，（七）離貪，（八）離貪之原因。

3、法寶之離貪性由滅道二諦所統攝

【梵本】

nirodhamārgasatyābhyām saṃgrhītā virāgitā |
guṇais tribhis tribhiś caite veditavye yathākramam || 11 ||

【漢譯】

離者，偈言：
滅諦道諦等，二諦攝取離；
彼各三功德，次第說應知。

【新譯】

由滅、道二諦所統攝的，是（法寶之）離貪性。
而且，此二者，通過三種品德以及三種品德，可以被次第理解。
（11）

【語體文】

通過滅道二聖諦，所統攝者離貪性；
而以各自三品德，次第可知此二者。

【梵本】

eṣām eva yathākramam śaṅṇām guṇānām tribhir ādyair
acintyādvayanirvikalpatāguṇair nirodhasatyaparidīpanād
virāgasamgraho veditavyaḥ | tribhir avaśiṣṭaiḥ śuddhyabhivvyaktipr

atipakṣatāguṇair mārgasatyaparidīpanād virāgahetusamgraha iti yaś
ca virāgo nirodhasatyam yena ca virāgo mārgasatyena tadubhayam
abhisamasya vyavadānasatyadvayalakṣaṇo virāgadharma iti
paridīpitam |

【漢譯】

此偈明何義？前六功德中初三種功德：不思議、不二及無分別等，示現彼滅諦，攝取離煩惱應知。餘殘有三句：淨、顯現、對治，示現彼道諦，攝取斷煩惱因應知。又證法所有離，名為滅諦；以何等法修行斷煩惱，名為道諦。以此二諦合為淨法，以二諦相，名為離法應知。

【新譯】

由於按照上述這六種品德的先後順序，通過在前面的三種品德，即不可思議性、不二性以及離於分別性這三種品德，是對於滅諦的顯示，因而可以理解（滅諦是）包涵離貪的。由於通過其餘的三種品德，即清淨性、分明性以及對治性這三種品德，是對於道諦的顯示，因而可以理解（道諦是）包含離貪之原因的。這樣，凡是離貪，即指滅諦，以及凡是由其而離貪，即指道諦，將此二者（二種聖諦）統合在一起，就顯示「離貪法是以白淨二諦作為特徵的」。

【語體文】～此處是否漏了語體文

4、作為滅諦的法

【梵本】

atarkyatvād alāpyatvād āryajñānād acintyatā |
śivatvād advayākālpau śuddhyāditrayam arkavat || 12 ||

【漢譯】

偈言：

不思量無言，智者內智知，
以如是義故，不可得思議。
清涼不二法，及無分別法，
淨顯現對治，三句猶如日。

【新譯】

由於有不可被尋思性，有不可被言說性，有屬於聖智性，因而則有不可思議性；

由於有安寧性，因而則有不二、不分別這二者；由於如同太陽一般，因而則有清淨等等三者。（12）

【語體文】

不尋思無言聖智，因而不可思議性；
安寧不二無分別，如日淨分明對治。

【梵本】

samāsato nirodhasatyasya tribhiḥ kāraṇair acintyatvaṃ veditavyam
| katamais tribhiḥ | asat sat sad asan nobhayaprakāraiś caturbhir api
tarkāgocaratvāt | sarvarutaravitaghoṣavākpathaniruktisaṃketavyav
ahārābhilāpair anabhilāpyatvāt | āryāṇaṃ ca pratyātmavedanīyatvāt |

【漢譯】

此偈明何義？略明滅諦有三種法，以是義故，不可思議應知。
以何義故不可思議？有四義故。何等為四？一者為無，二者為有，
三者為有無，四者為二。偈言「非有亦非無、亦復非有無、亦非即
於彼、亦復不離彼」故。「滅諦有三種法應知」者，此明何義？滅
諦非可知，有三種法。何等為三？一者非思量境界故，偈言「不可

得思量，非聞慧境界」故；二者遠離一切聲響名字章句言語相貌故，偈言「出離言語道」故；三者聖人內證法故，偈言「內心知」故。

【新譯】

（一）（滅諦之不可思議性）

概括而言，通過三種理由，可以理解滅諦之不可思議性。是通過哪三種理由呢？

（1）這是由於滅諦具有並非根據無、有、亦有亦無、非此二者這四種品類而言的尋思之範圍的特性；

（2）這是由於滅諦具有即便通過一切的聲音、發聲、語音、言語之道、語詞訓詁、假名施設、世俗言語、世間言談，也都不可被言說的特性；

（3）還有這是由於滅諦具有在諸多聖賢那裡可以被自內證知的特性。²

【梵本】

tatra nirodhasatyasya katham advayatā nirvikalpatā ca
veditavyā | yathoktaṃ bhagavatā | śivo 'yaṃ sārīputra
dharmakāyo 'dvayadharmāvikalpadharmā | atra dvayam ucyate
karma kleśāś ca | vikalpa ucyate karmakleśasamudaya hetur
ayoniśomanasikārah | tatprakṛti nirodhaprativedhād
dvayavikalpāsamudācārayogena yo duḥkhasyātyantam
anutpāda idam ucyate duḥkhanirodhasatyam | na khalu
kasyacid dharmasya vināśād duḥkhanirodhasatyam paridīpitam
| yathoktam | anutpādānirodhe mañjuśrīś cittamanovijñānāni
na pravartante | yatra cittamanovijñānāni na pravartante tatra

2. 以上這部分是為證成滅諦之不可思議性。

na kaścit parikalpo yena parikalpenāyoniśomanasikuryāt | sa
yoniśomanasikāraprayukto 'vidyām na samutthāpayati | yac
cāvidyāsamutthānam tad dvādaśānām bhavāṅgānām asamutthānam
| sājātir iti vistaraḥ | yathoktam | na khalu bhagavan dharmavināśo
duḥkhanirodhaḥ | duḥkha nirodhanāmnā bhagavann anādikāliko
'kṛto 'jāto 'nutpanno 'kṣayaḥ kṣayāpagataḥ nityo dhruvaḥ
śivaḥ śāśvataḥ prakṛtipariśuddhaḥ sarvakleśakośavinirmukto
gaṅgāvālikā vyativṛttair avinirbhāgair acintyair buddhadharmaiḥ
samanvāgatas tathāgatadharmakāyo deśitaḥ | ayam eva ca
bhagavaṃs tathāgatadharmakāyo 'vinirmuktakleśakośas
tathāgatagarbhaḥ sūcyateiti sarvavistareṇa yathāsūtram eva
duḥkhanirodhasatyavyavasthānam anugantavyam |

【漢譯】

又滅諦云何不二法者，及云何無分別者，如《不增不減經》中，如來說言：「舍利弗！如來法身清涼，以不二法故，以無分別法故。」³ 偈言「清涼」故。何者是二，而說不二？所言二者，調業、煩惱。言分別者，所謂集起業、煩惱因，及邪念等。以知彼自性本來寂滅，不二無二行，知苦本來不生，是名苦滅諦。非滅法故，名苦滅諦。是故經言：「文殊師利！何等法中無心意意識行？彼法中無分別。以無分別故，不起邪念。以有正念故，不起無明。以不起

3. 漢譯已指出此處是引用《不增不減經》的經證。按今署為元魏菩提流支所譯《佛說不增不減經》，這段話譯為：「舍利弗！如來法身清涼，以不二法故、以無分別法故。」（參見《佛說不增不減經》：CBETA 2019.Q3, T16, no. 668, p. 467b3-4）與《寶性論》此處所引《不增不減經》文字完全一致。這是可以注意的一件事。《寶性論》譯者勒那摩提，曾與菩提流支同處魏宣武帝洛陽的譯場，共同從事佛經的漢譯工作，所以二人所譯的一些經論，後世在署名問題上，也就產生一些爭議。本經雖署名菩提流支所譯，但也有可能是勒那摩提的譯本，這從《寶性論》的引用可見一端。

無明故，即不起十二有支。以不起十二有支故，即名無生。」⁴是故

4. 漢譯此處未指明所引用的是何經。今考此處所引，實為《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的經文。本段經文，曇摩流支漢譯如下：「文殊師利！何等法上無心、意、意識？彼法中無分別，分別何等法而生不正念。是故，菩薩生於正念。生正念者，不起無明；不起無明者，不起十二有支；不起十二有支者，彼是不生。」（參見：《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卷2：CBETA 2019.Q3, T12, no. 357, p. 247a5-9）。前已論及：勒那摩提在翻譯《寶性論》時，參考過曇摩流支所譯的這部大乘經，如此段《寶性論》引用的經文，也大同於曇摩流支的譯文，而間有改動之處。在僧伽婆羅所譯《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中，此段經文譯為：「文殊師利！無生滅者，不起心意識，不思惟分別。若有分別，則成無明。不起此無明，則無十二因緣。無十二因緣，即是不生。」（參見：《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CBETA 2019.Q3, T12, no. 358, p. 252c19-21）而在北宋惟淨等所譯《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4中，此段經文譯為：「妙吉祥！若無生、無滅，即無心意識可轉。若無心意識可轉，即無分別。若無分別，即深固作意相應無明不能發起。若彼無明不發起者，即十二有支亦不生長。若十二有支不生長者，即法無生。」（參見《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4：CBETA 2019.Q3, T12, no. 359, p. 261b26-c1）此外，高崎直道已經指出（參見《寶性論》，講談社，第229頁注4）：在梁真諦三藏所譯《佛說無上依經》中，也可以見到這段話，譯為：「此處若心意識不能緣起，覺觀分別不能緣起，不正思惟不能緣起。若與不正思惟相離，是法不起無明。若不起無明，是法非十二有分起緣。若非十二有分起緣，是法無相。」（參見：《佛說無上依經》卷1：CBETA 2019.Q3, T16, no. 669, p. 469b11-15）而在《陀羅尼自在王經》中，也可以看到下面這段譯文：「我淨者，則不覺知一切諸法，亦不思惟一切非法，不起無明。不起無明因緣故，不起十二因緣有。十二因緣有不起故，則不生。」（參見：《大方等大集經》卷2：CBETA 2019.Q3, T13, no. 397, p. 13a8-11）明顯這段經文也與本段所討論的經文存在同源關係。而在與這部《陀羅尼自在王經》屬於同經異譯的《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中，此段文字譯為：「若我清淨，若眾生清淨，無二無二相。此無二相，即無生義。此無生義，即無滅義。於此無生無滅之中，心意識等皆悉不轉。此心意識不轉之處，分別不生。若有分別，即生死法生。若無分別，即解脫法生。若解脫法生，即無明不起。若無明不起，即十二有支不生。若十二有支不生，即是無生。」（參見：《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卷4：CBETA 2019.Q3, T19, no. 997, p. 541b3-9），由此段譯文更加清楚地見到其與所討論的此段經文確實是完全同源的關係。今在此經現存梵本中，可以看到這段經文梵文如下：anupādānirodhe mañjuśrīś cittamanovijñānaṃ na pravartate / tatra na kaścit parikalpaḥ / yena vikalpo 'yoniśo 'manasi kuryāt / sa yoniśo manaskārapravṛto 'vidyāṃ na samutthāpayati / yac cāvidyāyā asamutthānaṃ tad dvādaśānāṃ bhavāṅgānāṃ asamutthānaṃ / yad dvādaśānāṃ bhavāṅgānāṃ asamutthānaṃ sājātiḥ /（參見：梵文校訂《智光明莊嚴經》，Sarvabuddhaviśayāvatāraññānālokaṃkāra sūtra, Sanskrit Text, 木村高尉、大塚伸夫、木村秀明、高橋尚夫編校，大正大學真言學豐山研究室編集，2004年1月第一次印刷，第66頁。）可以看出這段梵本與《寶性論》所保存此經相關一段的梵本，文字上大體相同，但也確實存在一些差異。這也可以再次證明我們此前的判斷：《寶性論》對於《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的引用，確實提示此經一個古本存在的可能性。

聖者勝鬘經言：「世尊！非滅法故，名苦滅諦。世尊！所言苦滅者，名無始、無作、無起、無盡、離盡、常、恆、清涼、不變、自性清淨、離一切煩惱藏所纏——世尊！——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畢竟成就，說如來法身。世尊！如是如來法身不離煩惱藏所纏，名如來藏。」⁵如是等，勝鬘經中廣說滅諦應知。

【新譯】

（二）（三）（滅諦之二性、不分別性）

在這裡，應當如何理解滅諦之二性，以及不分別性呢？正如在契經中，由薄伽梵所說：「舍利弗啊！這是安寧的法身，它擁有不二的法則，擁有不分別的法則。」在這裡，作業以及諸多煩惱，被稱為「二」；作為作業、煩惱起源之原因的不如理作意，被稱為「分別」。凡是由於對於它們（作業、煩惱、不如理作意）的自性寂滅的通達，因而二、分別都不現起的關係，則是諸苦之究竟不生，那麼此種諸苦究竟不生被稱為「苦滅諦」。而不是由於對於某法的

5. 漢譯者已經指明此處所引經是《勝鬘夫人經》。按在宋中印度三藏求那跋陀羅所譯《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中，所引這段經文譯為：「世尊！非壞法故，名為苦滅。所言苦滅者，名無始、無作、無起、無盡、離盡、常住、自性清淨，離一切煩惱藏——世尊！——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成就，說如來法身。世尊！如是如來法身不離煩惱藏，名如來藏。」（參見：《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CBETA 2019.Q3, T12, no. 353, p. 221c7-11）而在唐代菩提流志所譯《大寶積經》之《勝鬘夫人會》中，此段經文譯為：「世尊！非壞法故，名為苦滅。何以故？言苦滅者，無始、無作、無起、無盡、常住、不動、本性清淨、出煩惱轂——世尊！——如來成就過於恆沙、具解脫智、不思議法，說名法身。世尊！如是法身不離煩惱，名如來藏。」（參見：《大寶積經》卷119：CBETA 2019.Q3, T11, no. 310, p. 677a15-19）通過《寶性論》所引用《勝鬘經》這段經文的比較，可以看出勒那摩提在漢譯時參考了求那跋陀羅的譯經，而又根據梵文本進行了一些改定性的翻譯，而唐譯的此經甚至也參考了《寶性論》中的一些譯法。可見，《寶性論》中對於一些所引經文的漢譯，不僅對於《寶性論》本身的研究具有學術意義，對於一些相關大乘經的研究也具有參考價值。

消滅，因而苦滅諦才被顯示。正如在契經中所說：「文殊師利啊！心、意、識不在無生、無滅中轉現。哪裡心、意、識不轉現，哪裡就沒有任何分別——若是由於那種分別，人們會構作不如理作意的話。此人，因為與合理的作意相應，所以就不發起無明。而如果不發起無明，就不發起十二種存有的分支。如果不發起十二種存有的分支，就是無生。」經中這樣，乃至詳細而言。正如在契經中所說：「薄伽梵啊！確實，並非法的消滅是『苦滅』。薄伽梵啊！通過『苦滅』這個名稱，無有開端的時間、不被構作、不出生、不托生、無有消盡、離於消盡、恒常、堅固、安寧、不變、自性清淨、擺脫一切煩惱的外殼，具足超過恆河沙粒數目、不離（法身）、不可思議的諸多佛法的如來法身，就被解說。薄伽梵啊！正是這種如來法身，如果它尚未擺脫煩惱的外殼，則被傳達為『如來藏』。」通過所有這些經文乃至詳細而言，我們可以按照契經理解關於苦滅諦的建置。⁶

5、作為道諦的法

【梵本】

asya khalu duḥkhanīrodhasaṃjñītasya tathāgatadharmakāyasya
prāptihetur avikalpajñānadarśanabhāvanāmārgas trividhena
sādharmyeṇa dinakarasadṛśaḥ veditavyaḥ |maṇḍala
viśuddhisādharmyeṇa sarvopakleśamalavigatatvāt |
rūpābhivyaktikaraṇasādharmyeṇa sarvākārajñeyāvabhāsakatvāt |
tamaḥpratipakṣasādharmyeṇa ca sarvākārasatyadarśanavibandhapr
atipakṣabhūtattvāt |

6. 以上這部分是為證成滅諦之不二性及不分別性。

【漢譯】

又何以因得此滅諦如來法身？謂於見道及修道中無分別智，三種日相似相對法應知。偈言「彼真妙法日」故。何等為三？一者、日輪清淨相似相對法，以遠離一切煩惱垢故。偈言「清淨無塵垢」故。二者、顯現一切色像相似相對法，以一切種一切智能照知故。偈言「大智慧光明」故。三者、對治闇相似相對法，以起一切種智對治法故。偈言「普照諸世間」故。

【新譯】

（四）（五）（六）（清淨、分明、對治）

而這個以「苦滅」所稱名的如來法身之證得的原因，乃是具有無分別智慧的觀見道及修持道。根據三種相似性，它可以被理解為是與太陽相似的：

（1）是指太陽輪盤的清淨這種相似性，這是由於它（具有無分別智慧的觀見道及修持道）具有擺脫一切微細煩惱污垢的特性；

（2）是指太陽使得色像分明的這種相似性，這是由於它具有對於一切品類的所知都予以照明的特性；

（3）是指太陽能夠對治冥暗的這種相似性，這是由於它具有對於觀見真諦的一切品類障礙都形成對治的特性。

【梵本】

vibandhaḥ punar abhūtavastunimittārambaṇamanasikārapūrvī
kā rāgadveṣamohotpattir anuśayaparyutthānayogāt |anuśayato
hi bālānām abhūtam atatsvabhāvaṃ vastu śubhākāreṇa vā
nimittam bhavati rāgotpattitaḥ | pratighākāreṇa vā dveṣotpattitaḥ
| avidyākāreṇa vā mohotpattitaḥ |tac ca rāgadveṣamohanimittam
ayathābhūtam ārambaṇam kurvatām ayoniśomanasikāraś cittam

paryādadaṭṭi | teṣāṃ ayoniśomanasikāraparyavasthitacetasaṃ
rāga dveṣa mohānāṃ anyatamakleśasamudācāro bhavati | te tato
nidānaṃ kāyena vācā manasā rāgaṃ api karmābhisaṃskurvanti
| dveṣaṃ api mohajam api karmābhisaṃskurvanti |
karmataś ca punarjanmānubandha eva bhavati | evaṃ eṣāṃ
bālānāṃ anuśayavatāṃ nimittagrāhiṇāṃ ārambaṇacaritānāṃ
ayoniśomanasikārasamudācārāt kleśasamudayaḥ | kleśasamudayaḥ
karmasamudayaḥ | karmasamudayaḥ janmasamudayo bhavati | sa
punar eṣa sarvākāra kleśa karmajanmasaṃkleśo bālānāṃ ekasya
dhātor yathābhūtam ajñānād adarśanāc ca pravartate |

【漢譯】

又以前者是所治法？所謂依取不實事相虛妄分別念，生貪瞋癡，結使煩惱。此明何義？愚癡凡夫依結使煩惱，取不實事相念故，起於貪心；依瞋恚故，起於瞋心；依於無明虛妄念故，起於癡心。又復依彼貪瞋癡等虛妄分別取不實事相念，起邪念心。依邪念心，起於結使。依於結使，起貪瞋癡。以是義故，身口意等造作貪業、瞋業、癡業。依此業故，復有生生不斷不絕。如是一切愚癡凡夫依結使煩惱集起邪念，依邪念故起諸煩惱，依煩惱故起一切業，依業起生。如是，此一切種諸煩惱染、業染、生染，愚癡凡夫不如實知、不如實見一實性界。⁷

【新譯】

再者，所謂「障礙」，是以對於虛妄不實事物的基礎、所緣的作意作為先導的，是貪著、瞋恨、愚癡的起源，這是由於它與隨眠、

7. 按漢譯此處所謂「一實性界」，梵文為：ekasya dhātor，意思是：「一界」，也就是本論核心的概念：界，或者佛性。

纏繞有關。確實，由於隨眠，在諸多的愚癡者那裡，虛妄不實、無有其自體的事物，或者以美觀的形相，成為貪著起源的基礎；或者以憎恨的形相，成為瞋恚起源的基礎；或者以無知的形相，成為無知起源的基礎。而且，當這些人們把貪著、憎恨、愚癡的基礎不如實地作成所緣時，不如理作意就纏繞其心。當這些人們心意由不如理作意所纏繞時，則貪著、憎恨、愚癡中的任意一種煩惱就會現起。這些人們由於此種因緣，就會以身體、語言、意識，也現前造作由貪著所產生的作業，也現前造作由憎恨所產生的作業，也現前造作由愚癡所產生的作業。而由於作業，就會形成再度出生的延續。如此，那些具有隨眠、執取基礎、在所緣中踐行的愚癡者，就由於不如理作意現起，因而煩惱起源；由於煩惱起源，因而作業起源；由於作業起源，因而出生起源。而且，它，所有品類的煩惱雜染、作業雜染、出生雜染，都是由於諸多的愚癡者對於唯一的界不如實地理解、不如實地觀見，因而轉現出來。

【梵本】

sa ca tathā draṣṭavyo yathā parigaveṣayan na tasya kiṃcin nimittam
ārambaṇam vā paśyati | sa yadā na nimittam nārambaṇam vā paśyati
tadā bhūtaṃ paśyati | evam ete dharmās tathāgatenābhisambuddhāḥ
samatayā samā iti | ya evam asataś ca nimittārambaṇasyādarśanāt
sataś ca yathābhūtasya paramārthasatyasya darśanāt
tadubhayor anutkṣepāprakṣepasamatājñānena
sarvadharmasamatābhisambodhaḥ so 'sya sarvākārasya
sattvadarśanavibandhasya pratipakṣo veditavyo yasyodayād
itarasyātyantam asaṃgatir asamavadhānam pravartate |sa khalv

eṣa dharmakāyaprāptihetur avikalpajñānadarśanabhāvanāmārgo
vistareṇa yathāsūtram prajñāpāramitānusāreṇānugantavyaḥ |

【漢譯】

如彼如實性，觀察如實性，而不取相。以不取相故，能見實性。如是實性，諸佛如來平等證知。又不見如是虛妄法相，如實知見如實有法真如法界，以見第一義諦故，如是二法不增不減，是故名為平等證智，是名一切種智所治障法，應如是知。以起真如智對治法故，彼所治法畢竟不復生起現前。偈言「能破諸障障，覺觀貪瞋癡，一切煩惱等」故。又此得滅諦如來法身因，於見道中及修道中無分別智，廣說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等修多羅中言「須菩提真如、如來真如平等無差別」如是等⁸應知。

【新譯】

而且，那種雜染應當被人們這樣予以觀察，那樣地話，當一個人正在觀察時，就不觀見它的任何或者基礎，或者所緣。而當人們並不觀見基礎，並不觀見所緣之時，人們就在如實地觀見。這樣，這些諸法，因為是由如來所現前覺悟的，所以它們以平等性而言是平等的。如果是這樣：由於對於非有的基礎和所緣則不觀見，對於

8. 勒那摩提漢譯中這幾句：「又此得滅諦如來法身因，於見道中及修道中無分別智，廣說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等修多羅中言『須菩提真如、如來真如平等無差別』如是等應知」，根據《寶性論》梵本可知，此處指明所引用經文依據「摩訶般若波羅蜜等修多羅」（按梵本，無「等」字），但原文中並無「須菩提真如、如來真如平等無差別」這幾句。可見這幾句文字是勒那摩提在漢譯時所添加，也就是勒那摩提此處對於《寶性論》此段所指涉的《般若經》經證，予以了具體化。按勒那摩提所引這段《般若經》經文，在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中，是《大如品》第十五中的如下一段：「諸天子！隨如行故，須菩提隨如來生。如如來如，不來不去。須菩提！隨如從本已來，亦不來不去。是故，須菩提隨如來生。又如來如，即是一切法如。一切法如，即是如來如。如來如者，即非如。是故，須菩提隨如來生。如如來如，一切處一切處常不壞不分別。是故須菩提隨如來生。如如來如，非住非不住。須菩提如亦如是。是故須菩提隨如來生。如如來如，無障礙處。一切法如，亦無障礙處。是故須菩

《寶性論》新譯新解（之三）

提隨如來生。又如來如，一切法如，皆是一如，無二無別，是如無作，無非如者。若是如無非如者，是故是如，無二無別。是故須菩提隨如來生。又如來如，一切處不壞不分別。一切法如，亦不壞不分別。如是如來如不可分別故，無壞無別。是故須菩提隨如來生。如如來如，不離諸法如，是如不異諸法，是如無非如，時常是如。如是，如是！須菩提如不異是如故，如實隨如行，亦無所行。是故須菩提隨如來生。如如來如，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一切法如，亦如是，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是故須菩提隨如行生，故名為隨如來生。又如來，即是如來如。如來如，即是過去如。過去如，即是如來如。如來如，即是未來如。未來如，即是如來如。如來如，即是現在如。現在如，即是如來如。過去、未來、現在如，如來如，無二無別，一切法如。須菩提如亦無二無別。是故須菩提隨如來生。菩薩如，即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如，菩薩以是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名為如來。」（參見《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CBETA 2019.Q3, T08, no. 227, p. 562b22-c25）此外，這段經文也可參見支婁迦讖所譯《道行般若經》第十四品即《本無品》（參見《道行般若經》卷5：CBETA 2019.Q3, T08, no. 224, p. 453b5-p. 453b27），吳月支國居士支謙所譯《大度經》第十四品《本無品》（參見《大度經》卷4：CBETA 2019.Q3, T08, no. 225, p. 493c29-p. 494a9），趙宋施護所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十六品《真如品》（參見《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5：CBETA 2019.Q3, T08, no. 228, p. 638b2-p. 638c21）。今考八千頌梵本般若經，此段文字在梵本中如下：atha khalvāyusmān subhūtiḥ śakraṃ devānāmindraṃ brahmāṇaṃ ca saḥpātiṃ tāmśca kāmāvacarān rūpāvacarāṃśca devaputrānāmantrayate sma-yaddevaputrā evaṃ vadatha-anujāto'yaṃ subhūtiḥ sthāvirastathāgatasyeti| ajātatvātsubhūtiḥ sthāviro'nujāstastathāgatasya| anujāstastathatām subhūtiḥ sthāvirastathāgatasya| yathā tathāgatataṭhatā anāgatā agatā, evaṃ hi subhūtitathatā anāgatā agatā| evaṃ hi subhūtiḥ sthāvirastathāgatataṭhatāmanujātaḥ| ādita eva subhūtiḥ sthāvirastathāgatataṭhatāmanujātaḥ| tatḥkasya hetoḥ? yā hi tathāgatataṭhatā, sā sarvadharmatathatā| yā sarvadharmatathatā, sā tathāgatataṭhatā| yā ca tathāgatataṭhatā, yā ca sarvadharmatathatā, saiva subhūteḥ sthāvirasya tathatā| tām tathatāmanujātaḥ subhūtiḥ sthāviraḥ| ato'nujāstastathāgatasya| sāpi ca tathatā atathatā| tām tathatāmanujātaḥ| evaṃ hi subhūtiḥ sthāvirastathāgatamanujātaḥ| tathāgatasya yā sā tathatāyāḥ sthītā, tayā sthītayā subhūtiḥ sthāvirastathāgatamanujātaḥ| yathā tathāgatataṭhatā avikārā nirvikārā, avikalpā nirvikalpā, evaṃ hi subhūtitathatā avikārā nirvikārā, avikalpā nirvikalpā| evaṃ hi subhūtiḥ sthāvirastayā tathatayā avikārā nirvikārā'vikalpo nirvikalpastathāgatasyānujātaḥ| yathā ca tathāgatataṭhatā avikārā nirvikārā avikalpā nirvikalpā, na kvacitpratihanyate, evaṃ sarvadharmatathatā avikārā nirvikārā avikalpā nirvikalpā, na kvacitpratihanyate|tatḥkasya hetoḥ? yā ca tathāgatataṭhatā, yā ca sarvadharmatathatā, ekaivaiśā tathatā advayādvaiddhīkāḥ advayatathatā| na kvacittathatā, na kutaścittathatā, na kasyacittathatā| yataḥ sā na kasyacittathatā, tathā sā tathatā advayādvaiddhīkāḥ advayatathatā| evaṃ hi subhūtiḥ sthāviro'nujāstastathāgatasyākṛtatathatayā| yā ca akṛtatathatā, na sā kadācinna tathatā| yataśca sā na kadācinna tathatā, tathā sā tathatā advayādvaiddhīkāḥ advayatathatā| evaṃ hi subhūtiḥ sthāviro'nujāstastathāgatam| yathā tathāgatataṭhatā sarvatra sarvadharmeṣvavikalpā nirvikalpā, evaṃ subhūtitathatā sarvatra sarvadharmeṣvavikalpā nirvikalpā| evameva ca tathāgatataṭhatayābhinirmitaḥ subhūtiśceti dvayamapyaluptametadabhinnaṃ bhedaḥkānupalabdhitāḥ| evaṃ hi subhūtiḥ sthāvirastathāgatamanujātaḥ| yathā

tathāgatataṭhātā nānyatra sarvadharmatathatāyāḥ, evaṃ hi subhūtitathatā nānyatra sarvadharmatathatāyāḥ| yā nānyatra sarvadharmatathatāyāḥ, na sā kasyacinna tathatā| saiva sā tathatā sarvadharmatathatā| tām tathatām subhūtiḥ sthaviro'nanyatathatānug amenopagataḥ| na cātra kaścinna kvacidanugatimupagataḥ| evaṃ hi subhūtiḥ sthaviṛ astathāgatamanujātaḥ|yathā tathāgatataṭhātā nātītā na anāgatā na pratyutpannā, evaṃ sarvadharmatathatā nātītā nānāgatā na pratyutpannā|evaṃ hi subhūtiḥ sthavirastām ta thatāmanujātastathāgatamanujāta ityucyate| tathāgatataṭhātayāpi hyanugatastathatām tathāgatataṭhātayā atītataṭhātāmanugataḥ| atītataṭhātayā tathāgatataṭhātāmanugataḥ| tathāgatataṭhātayā anāgatataṭhātāmanugataḥ| anāgatataṭhātayā tathāgatataṭhātāmanugataḥ| tathāgatataṭhātayā pratyutpannatathatāmanugataḥ| pratyutpannatathatayā tathāgatataṭhātāmanugataḥ| tathāgatataṭhātayā atītānāgatapratyutpannatathatāmanugataḥ| atītānāgatapratyutpannatathatayā tathāgatataṭhātāmanugataḥ| iti hi subhūtitathatā ca atītānāgatapratyutpannatathatā ca tathāgatataṭhātā ca advayametadadvaidhikāram| evaṃ sarvadharmatathatā ca subhūtitathatā ca advayametadadvaidhikāram| yaiva ca bhagavato bodhisattvabhūṭasya tathatā, saiva bhagavato'nuttarām samyaksambodhimabhisambuddhasya tathatā| iyaṃ sā tathatā, yayā tathatayā bodhisattvo mahāsattvo'nuttarām samyaksambodhimabhisambuddhaḥ san tathāgata iti nāmadheyaṃ labhate| (參見：A2wasahqsrikq Praj'qpqrarnitq, Edited by Dr. P. L. Vaidy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No. 4, Published by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Darbhanga, 1960, p143-144.)

可新譯如下：當時，大德須菩提就召喚釋提桓因眾神之主、梵天娑婆世界之主、以及那些欲界領域、色界領域的天神諸子：天神諸子啊！若你們這樣所說：「這個須菩提長老隨如來而生」，則是由於具有不生的特性，因而這位須菩提長老隨如來而生，這位須菩提長老隨如來之真如性而生。如來之真如性是怎樣不來、不去，須菩提之真如性就是怎樣不來、不去。須菩提長老就是這樣，隨如來之真如性而生。須菩提長老確實從一開始，就隨如來之真如性而生。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是如來之真如性，則是一切法之真如性；是一切法之真如性，則是如來之真如性。其次，是如來之真如性，以及是一切法之真如性，就是須菩提長老之真如性。須菩提長老是隨此真如性而生，因而是隨如來而生。此真如性也是非真如性，而且他是隨此真如性而生。須菩提長老就是這樣，隨如來而生。若是如來的那種真如性的住立性，則須菩提長老就是以此種真如性之住立性，隨如來而生。若如來之真如性是怎樣無有變化、離於變化、無有分別、離於分別，則須菩提之真如性就是怎樣無有變化、離於變化、無有分別、離於分別。須菩提長老就是這樣，以此種真如性，無有變化、離於變化、無有分別、離於分別，隨如來而生。如來之真如性是怎樣無有變化、離於變化、無有分別、離於分別，在任何場所都不被障礙；一切諸法的真如性就是怎樣無有變化、離於變化、無有分別、離於分別，在任何場所都不被障礙。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若是如來之真如性，並且是一切諸法之真如性，則此真如性是一個真如性，它是不二的，是不區分為二的，它是不二的真如性。它不是在某處的真如性，它不是由某處而來的真如性，它不是某個事物的真如性。因為它不是某個事物的真如性，所以此真如性是不二的，是不區分為二的，它是不二的真如性。須菩提長老就是這樣，以非作為的真如性，隨如來而生。而且，是非作為的真如性，就並非有些時候不是真如性。而且，因為它並非有些時候不是真如性，所以此真如性是不二的，是不區分為二的，它是不二的真如性。須菩提長老就是這樣，隨如來而生。如來之真如性是怎樣，在一切場所，在一切諸法中，都無

實有的即如實而有的勝義真實則觀見，因而通過對於此二者（並非實有的，實有的）既不增加、也不減少的平等性智慧，乃是對於一切諸法的平等性的現前覺悟，那麼此種現前覺悟就應當被理解為是對於一切品類的眾生觀見之障礙的對治——如果說由於那種對治出現，則與對方徹底不結合、不遭遇就會轉現的話。確實，它，此種法身證得的原因，無分別智慧的觀見道、修持道，如果詳細而言，可以按照契經，追隨《般若波羅蜜多經》，被我們所理解。

【新解】

本節論書，根據《寶性論》的梵藏文本，是《寶性論》第一章，即如來藏章的一節；根據勒那摩提的漢譯本，則是《寶性論》中的《法寶品》。本書把本節判為《寶性論》如來藏章第三節，其主要

有分別，都離於分別，須菩提之真如性就是怎樣，在一切場所，在一切諸法中，都無有分別，都離於分別。還有，同樣，這樣說言：「須菩提是以如來之真如性所化現的。」雖然有兩種說法，這兩種說法也不隔斷，不差異，這是因為不得（兩種說法的）差異。須菩提長老就是這樣，隨如來而生。如來之真如性是怎樣不在一切諸法的真如性之外，須菩提之真如性就是怎樣不在一切諸法的真如性之外。是不在一切諸法的真如性之外的真如性，就並非對於某個事物而言不是真如性。只有它，此種真如性，才是一切諸法的真如性。須菩提長老是以隨順並非相異的真如性而行的方式，隨順此種真如性而行。而且，在這裡，沒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不隨順接近而行。須菩提長老就是這樣，隨如來而生。如來之真如性怎樣不是過去的，不是未來的，不是現在的，一切諸法之真如性就是怎樣不是過去的，不是未來的，不是現在的。須菩提長老就是這樣，隨此種真如性而生，被稱為「隨如來而生的」。確實，當以如來之真如性隨真如性而行時，也是以如來之真如性隨過去之真如性而行；當以過去之真如性隨如來之真如性而行時，也是以如來之真如性隨未來之真如性而行；當以未來之真如性隨如來之真如性而行時，也是以如來之真如性隨現在之真如性而行；當以現在之真如性隨如來之真如性而行時，也是以如來之真如性隨過去、現在、未來之真如性而行，是以過去、未來、現在之真如性隨如來之真如性而行。所以，須菩提之真如性，過去、未來、現在之真如性，以及如來之真如性，這些真如性都是不二的，是不區分為二的。同樣，一切諸法之真如性，以及須菩提之真如性，這些真如性也都是不二的，是不區分為二的。是成為了菩薩的薄伽梵的真如性，就是覺悟了無上正等菩提的薄伽梵的真如性，這是那種真如性——當一個菩薩摩訶薩一旦通過那種真如性，覺悟無上正等菩提之時，則會得到名為「如來」的稱號。

內容是闡述關於法寶問題的義理思想。

法寶，*dharmaratna*，意思是「如寶法」。本節論書闡明了法寶具足八種品德的義理思想。這八種品德是哪些品德呢？這裡擬對法寶所具足八德的具體內容作一個簡要的說明：

1. 法寶所具足的第一項品德，是不可思議性（*acintya*）。這裡所謂「不可思議性」，意思是指超越尋常感知及邏輯知識的範圍。那麼為什麼法寶具有超越尋常感知及邏輯知識範圍的這種特性呢？根據本論釋論第 12 頌的論證，這是由於法寶具有不可被尋思性、不可被言說性，以及屬於聖智性的三種理由（*atarkyatvād alāpyatvād āryajñānād acintyātā*）。由於不可尋思，因而超越邏輯知識；由於不可言說，因而超越日常語言；由於屬於聖智範圍，所以由分別而無分別。根據以上三條理由，則知法寶具有不可思議性的品德。

2. 法寶所具足的第二項品德，是不二性；法寶所具足的第三項品德，是不分別性。在這裡，「二」，是指對立性、對待性的思維方式；「不二」，則是指放下對立、捨棄對待的思維方式。分別，是指心識，運用形式邏輯的思維架構來認知世界，是分別性的心識的主要功能，而分別心識表現出來的思維方式，則是前面所言的「二」；不分別，則是指心的智慧形態，中觀學、唯識學都稱其為「智」：無分別智，指超越形式邏輯的思維方式，和超越對立、對待的認知特質。那麼為什麼法寶具有不二的思維方式、不分別的智慧特質這樣的內在品德呢？同樣根據釋論第 12 頌的論證，由於法寶具有安寧的特性，所以法寶具足不二、不分別的兩項品德。（*śivatvād advayākālpau*）

3. 法寶所具足的第四、第五、第六三項品德，分別是指其清淨、分明與對治（*śuddhivyaaktivipakṣa*）的內質。這裡，清淨，是相對

《寶性論》新譯新解（之三）

污染而言，法寶是清淨的，而非污染的；分明，是相對模糊、含混而言，法寶是清晰的，是明確的，不是模糊的，不是含混的；對治，是相對反對、對立面而言，法寶代表光明，代表真善美聖的力量，而其所對治的對立面，則是冥暗的勢力，是促使生命下墮的勢力，是使得世間沉淪的勢力。釋論第 12 頌，在論證法寶上述三項品德的理由時，採取了譬喻論證的方式：正如太陽具有清淨、分明、對治的三種品德，因而太陽潔淨而無污染，照耀萬物顯發世界，為世間清除黑暗，同樣，法寶也具有清淨、分明、對治的三項品德，它潔淨無染，為世人開啟光明，並有能力對治世間的種種黑暗勢力。（śuddhyāditrayam arkavat）。

4. 法寶所具足第七、第八兩項品德，根據釋論第 10 頌的說法，分別是指那種離貪法，以及由其使人們得以離貪的法（yo yena ca virāgo）。釋論中進一步解釋：離貪法就是指滅諦，由其而有離貪法的，則是指道諦，所以滅、道二種聖諦，代表法寶的兩項重要品德。我們知道，苦、集、滅、道，是佛教教義學的基本思想構架，是佛法基本義理內容的一種概括，這裡取四種聖諦中的滅、道二諦代表法，而不取苦、集二種聖諦代表法，乃是強調滅、道二諦代表「清淨」，而苦、集二諦代表「染汙」，所以只有純粹代表清淨的滅、道二諦，才有資格代表佛教的法寶。所以論釋中說言：「離貪法是以白淨二諦作為特徵的。」（vyavadānasatyadvayalakṣaṇo virāgadharma）

5. 總略而言，本節論書是以八種品德概括法寶的特質，而從其論證的具體展開來看，則又是以滅、道二種聖諦作為其他六種法寶品德的統攝因素。所以，《寶性論》法寶義理思想的特點，可以說是把滅、道二諦視為法寶品德的基礎和重心。